

河北文藝叢書

最後一塊石界

杜河著

河北文藝社主編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最後一塊石界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秋末，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次採用機耕的時候。

地點：河北平原一個合作化了的村莊。村內新設立了拖拉機站。

人物：

姚樹華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生產小組長，二十一歲。

樹華媽——五十歲左右。

朱老條——五十四五歲，舊富農。

青林——二十二歲，隨母出嫁到老條家。農業社社員，聰明；厚道，在當村的高小畢業。

吳炳南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保衛股長，三十七八歲。

佈景：樹華家的院子，正面一道短矮的牆，牆外面有一排高大的白楊樹，樹與樹間，可以望見一片平坦的收割未盡的田地，左邊一道土崗上，飄着兩面紅旗，標誌着機耕區，右邊是樹華家的三間房子，靠裡一間堆着糧食傢具，中間是廚房，通另一間臥室，臥室的窗開着，隱約可以睜見壁上貼着農業技術宣傳畫，院裡有花盆，石桌台，台上有一盆水，泡着一束鮮花。石桌台下原有一塊捶布石，現已被搬去，

顯明露着一小片印子。左邊有一道門通大街，右邊通後院，右角有一道小柵欄，可以通鄰家。

幕啓：早晨，四下是霧，因為今天是機耕開始的一天，農業社的起床鐘早早的敲着，全村的人家，在打掃清潔，不斷地傳來一陣一陣的說話聲，嚷聲。樹華媽在屋裡靜靜地做飯，蒸饅，熬肉菜，準備待客人。她靜靜地做着，不出一點聲音，怕驚醒在屋裡睡覺的女兒，她總願自己的女兒多睡一會兒。女兒終於被鐘聲驚醒，起來在屋裡梳頭、洗臉。

樹華媽：你又起來了，華，你怎麼不聽話呢？（把調好了的菜碗端出來放在石桌台上）見天黑夜價開會，一開就開到雞兒叫，噯，看你今天的工作怎麼支架！

（樹華手上拿着一套未做好的藍布褲褂，提一個草墩從屋內出）

姚樹華：媽，（非常愉快地）我起來了。（連忙把草墩擱在院裡，衣服擱在草墩上）媽，你聽，人家都打掃街啦。

樹華媽：院子我掃了，就丟下當街還沒有掃。

姚樹華：我打掃街去！（取了個簪帶出院去）

（幕內：遠遠的，一個女孩的聲音：“樹華，才起來！”

樹華：“早起來啦！”女孩：“看你那穿戴打扮！”

樹華：“掃過街才換衣服呢！”女孩：“哈……”另一個女孩聲音：“樹華，花紮好沒呢？”樹華：“紮好一

束啦，綵球兒紮的怎樣？”另一個女孩答：“還沒紮

呢！”接着，有兩個人走過門外，嚷着快走，樹華：“老新哥，牌坊還短什麼？”一個男人回答：“只差幾個大字！”急走着。樹華：“寫什麼字呀？”遠遠地回答：“農村之花！”樹華：“好名兒！”

廣播筒吆喝：“全村老鄉們，吃過飯都別出村，分配各人的活兒趕緊做呀！吳炳南，快到機耕典禮籌備大會來！……”）

（樹華媽聽着這一番節日的熱烈的愉快聲音，仍平靜地在屋裡做飯，走來走去，最後也顯得匆忙了。樹華上，把笤帚扔在牆脚下）

姚樹華：媽，媽，你看，我連衣服還沒做好，別人昨天晚上就做好了，大早起都穿的整整齊齊的，只有我！（把褲子拿起，匆匆地坐下，靈巧地做起活來）

樹華媽：那你不快做！

姚樹華：啊，媽，有人來叫過我嗎？

樹華媽：這麼大早起，誰來叫你！

姚樹華：媽，我就怕有人來叫我，今天咱村這機耕典禮可不簡單，有六七千號人來參加，有鄰近村的老鄉親們，有全縣的農業社長，互助組長，城裡的學生，縣區機關幹部，還有專區，省的，這大早起要做的事真多，炳南叔昨黑夜告訴我說，今兒早起還開個小組會，……吃過飯，參觀的人就來……哎呀呀……扎疼我啦！（噙着被扎的手指頭）

樹華媽：我早知道啦，你趕緊做你的，家裡的活你給媽丟

下，媽做！

姚樹華：看我媽，人家說話你就這麼斤打人家，你知道？
你知道煮點，熬點。大早起要開展衛生運動，打掃街院，禁雞，囤豬，我都得去檢查，這個你也知道？

樹華媽：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去費那麼大勁兒！

姚樹華：甯，媽，你為什麼和我頂呢！別人是來咱村學習啊，昨黑夜社長就給社員們開會說：“可要讓來賓們來咱村學點好回去，唉，可別叫人家學點骯髒回去！”（學社長的訓導口吻）媽，咱村可不簡單，叫“農村之花”呢！

樹華媽：好啦，好啦，華，你別在媽面前蹺啦！什麼花花草草的！

姚樹華：哎呀，我媽就是這樣兒，給你說什麼你也不聽，人家叫“農村之花”，什麼花花草草！全縣大幾百個村莊就數咱村合作社辦得強，全村頭秋裡就合作化了，上級才把拖拉機站設在咱村，幫助咱們耕地……媽，你不愛聽我也不說了。媽，我這褂子還差四個扣門兒，給我做做吧，我得去開會。

樹華媽：你大姨和你姥姥說不定也要來，我也得忙呀！

（走進屋去，把鍋蓋掀開，熱氣冒出屋來）

姚樹華：媽，我這衣服就不比大姨、姥姥來重要？媽，媽，給做做，來！你給我釘四個扣門兒，我縫褲子！

樹華媽：（在屋門上不得已地，嬌愛地對女兒做了個險色，然後從頭上抽下針來）你呀，華，看你這幾天忙得連件衣服也得媽來動手！（慢慢走過來幫樹華做起來）

姚樹華：媽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別嘍嚨我啦！

樹華媽：好日子？一清早這麼大霧，日頭不露臉，（抬頭看看灰暗的天）我的老天爺呀！這萬年不逢的日子，可別下雨啊！

姚樹華：早霧晴，媽，下不了！

（樹華做好手上的褲子，疊起來，去屋門前取了一個木棒槌，轉去石桌台邊捶衣服，忽然看見沒有捶布石）

姚樹華：媽，咱家這捶布石呢？

樹華媽：沒了！

姚樹華：怎麼沒的？

樹華媽：怎麼沒的，前天晚上沒的。……前天大白天我還捶過布，早晨起來就沒看見，我前街後街都找過，就沒有看見。……

姚樹華：也敢是誰家借去做什麼！

樹華媽：誰借那麼個石頭，咱村誰家還缺個石頭用！

姚樹華：也不一定！（說着，在石桌台上捶起來）

樹華媽：小心震壞了盆！

姚樹華：（哈哈笑着）

樹華媽：說起這石頭，今兒是好日子，媽可不說那不吉利話。

姚樹華：怎麼啦，媽？

樹華媽：那是塊大青石，擺在咱家這院裡，幾十年也沒動

過。……那天吃早晨飯一看見石頭沒了，我心裡真害怕，胸口撲騰大半天，一想真不知道要出什麼事呀！這石頭是你爺爺一手從山裡背回來的。……華，你說，為什麼要搬我家這塊石頭？石頭搬去做什麼用？媽想了兩天，也不敢對你說……

姚樹華：你想什麼？媽……石頭就石頭，誰家搬去用用，還不還給咱家，一塊石頭有什麼用！

樹華媽：媽也不是在乎這麼一塊石頭，不過……

姚樹華：我媽真算，別說啦，過會兒我出去找找！

樹華媽：少說也少想不了，華，媽活這麼大年紀，什麼湯兒都嘗過，我沒見過這怪事！

姚樹華：怎麼又怪？媽！

樹華媽：那天晚上，我看見從後院裡走出個白鬍子老頭兒，揣着石頭去的，我看就像你爺爺，細高個子，乾乾巴巴的樣子。

姚樹華：媽，你快別說了，我不聽！……

（大街上有打掃街道的男女社員的笑聲，捉雞聲，豬叫聲傳來，同時夾雜着一個廣播聲音：“換地戶們，你們誰家在機耕區地裡頭有石界的快來社裡報告呀，誰家在機耕區，高樹台地裡頭有石界的，快來社裡報告呀！”）

姚樹華：聽，社裡吆喝什麼？（站起來，走出院牆邊聽着）

樹華媽：（側着耳朵聽了一會，也站起來，忽然又記起一件什麼事）樹華！

姚樹華：別嚷！媽！

樹華媽：你過來！

姚樹華：什麼！（頭轉過來看看媽）

樹華媽：你過來呀，過來媽問問你！

姚樹華：什麼事？（走到媽面前）媽，快給做吧！（把褂子拾起來）說不定就來叫我開會，機耕以前，還有多會兒工夫，噯呀，還給拖拉機手們獻花，（望望盆裡的花）花才摘了一束，剪綵的綵球兒還不知道紮沒紮呢！（一屁股坐下，埋頭又做起來）

樹華媽：（心事很沉重的樣子）華，媽問問你。

姚樹華：噯呀，媽呀，（停住活）什麼，你說呀！

樹華媽：華，媽問你……

姚樹華：什麼，你快問呀！

樹華媽：（難過地）華，媽問你，咱家柳樹井那地換給誰家了？

姚樹華：啊！（忽然變得非常耐心地）媽，你是問這，我忘了給你說，社裡把地換給隔壁那老骨頭啦！

樹華媽：誰？

姚樹華：隔壁（指指右面的後院）那朱老條，社裡前天給我說，我就拿了主意，回來忘了給你說，媽，這怪我。

樹華媽：（鼻子有點酸）媽不怪你，媽就是問問你，這地換給別人，就永遠歸人家，還是將來仍舊歸咱家？

姚樹華：（見媽認真嚴肅，自己變得十分耐心）媽，你是怎麼啦，社裡把咱家那地換給別人，別人也把同樣兒的地歸給咱家。不換地，咱家那地離社地又遠，

他家那地跟社裡的地插花着，怎麼使拖拉機耕地！為了使拖拉機方便，換地是好事呀，媽！

樹華媽：不，華，媽不換，那八畝地是你爺爺一把汗一把淚掙下來的，那地頭上還躺着你爹和你爺爺！

姚樹華：噯呀，媽，換地又不吃虧，咱家是八畝地，雖是換給咱家七畝，可是按產量換的；爺爺跟爹那墳佔的地方，說明了刨二斗產量，圍着墳頭的一圈地還歸咱家。媽，再說參加了社，地不分誰的，統一耕種，再往後社員們都憑勞動吃飯，肯勞動什麼也行，有地管什麼用，勞動才創造一切！

樹華媽：你勞動就不強！

姚樹華：（臉突變紅）我可沒懶過呀……媽！

樹華媽：媽沒說你懶，你身子股不強。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，我能做活，我還能養活你，你愁我不能養活你？你往後看，社裡用拖拉機耕地，地耕得又深又快，地裡儘長好莊稼，莊稼好，勞力分紅也多，媽，你愁什麼呢，將來日子會好的！我這身子股比比村裡婦女們，不是上流兒也是中流兒。

樹華媽：不，華，媽不說這些，媽還是要自己那祖業地！

姚樹華：為什麼？你怎麼想的？為了使拖拉機方便，為了多打糧食，換地是件好事呀！

樹華媽：（稍停）華，媽再問你，朱老條他那地，既是在社地裡插花着，為什麼不叫他也在了社？

姚樹華：媽，他和咱家不一號，他沒有資格入社。

樹華媽：他那點沒資格，說車有車，說牲口有牲口。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，他是富農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怎麼說的，他將來不是你公公？

姚樹華：你是怎麼想的？他是什麼人！

樹華媽：媽就這麼想，他好歹是青林他爹！

姚樹華：青林，青林不是他的兒子！

樹華媽：青林隨娘出嫁到老條家，吃人家的飯，頭秋入社又分人家的地，為什麼不是人家老條的兒子？你將來還不是青林的媳婦？

姚樹華：媽，你怎麼啦？你慢慢聽我說，青林分老條家的地，是算長工賬算出來的，青林在他家整整扛了八年長活。我們訂婚，也不是看着他朱老條訂的，我認得青林，我認不得他！

樹華媽：華，這幾天，你沒聽見村裡人們念道你們？

姚樹華：念道什麼？

樹華媽：念道什麼，說我家霸佔人家土地！

姚樹華：霸誰的？

樹華媽：朱家的！

姚樹華：誰說？媽！……誰佔誰的還不明白？

樹華媽：人家說的真明白，說我家的閨女姚樹華霸佔人家的，是女惡霸！

姚樹華：什麼？

樹華媽：霸住他家小子，又霸他家的地！

姚樹華：這是誰說的？

樹華媽：華，你別問媽，華，媽聽着就難受……媽受不下

這個去，你是媽的閨女，媽只你這麼個閨女！

姚樹華：（氣憤）他媽的，除了他說沒別人說！我……

樹華媽：就他說，媽就受不了……

姚樹華：（沉靜了一會）他說就說，我不怕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媽的閨女，咱家柳樹井那地還是不換，我要自家的祖業地，要不，咱家就退出社來自己種！

姚樹華：（沉默、難過）媽，你別，媽！

（幕內忽然傳來一陣連聲的不自然的咳嗽和吐痰的聲音，隨着在柵欄門邊伸出朱老條的頭，鬼鬼祟祟的）媽，那不是那老東西我去問問他！

樹華媽：（一把拉住女兒）不能，華！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！（極力掙脫媽手）這是什麼年頭，受他的氣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給媽招惹什麼？你聽，是誰叫你啦！

（這時，遠遠地大街上有人叫了幾聲“樹華！”接着，一個青年人嘴上不斷地，有節拍地念着“我們的祖國，多麼遼闊廣大，我們的祖國，多麼遼闊廣大，青年們，你們的前途……”聲音漸近，一個穿農民粗布短衣，外套一件工人褲子的青年，揹一張鋤，突然出現在門口）

青林：樹華，怎麼叫你你也不應？

姚樹華：叫我幹麼？（轉頭看看青林，氣昂昂地）

青林：幹麼，社裡保衛股長炳南大叔要我叫你。

姚樹華：叫我？幹麼！

青林：叫你快去，叫你領着你組裡的婦女們檢查機耕區

的石界！快，走吧！樹華！……（見華媽扭頭不理）
大媽，吃過飯了嗎？

姚樹華：（見媽不搭理青林）青林，你們做什麼？

青林：我們有我們的任務，炳南叔分配給我們保護拖拉機，給拖拉機修道，開道，叫你去領着檢查高樹台機耕區還有沒有石界！

姚樹華：石界不是刨了？

青林：叫你去再檢查檢查，就怕還有沒刨的，你沒聽見剛才吆喝換地戶們去社裡報告！（見華和母不喜歡）快去呀，樹華！我告訴給你啦！（說完轉身就走，念着“我們的祖國……”）

姚樹華：不，青林，婦女們還打掃……我也有工作！青林，青林！（追至大門口）

青林：（轉回來）叫我幹麼？

姚樹華：（看了母親一眼，樹華媽拿着衣服躲進屋去）呆會兒！……你嘴上唧唧嚶嚶什麼？

青林：哦，你是問這個！（把鐮攔在石桌邊）等會兒你就明白了，等會兒咱們縣長就要給咱青年們講：（學講演）“我們的，祖國，多麼，遼闊廣大，青年人，你們的前途，在農村，在農業生產社……”（見華不喜歡，急轉為常態）上個月，縣團委召集高小畢業生座談會，也調我去參加，會上，我聽胡縣長這麼講，就喜歡這幾句話；這不是，現在離開會還不到兩月，咱村裡就有拖拉機站啦。昨天站裡登記社裡的中、小學畢業生去學開

拖拉機，樹華，我已經報了名，樹華，你願意，我去給你報個名，咱倆一塊兒學技術。（見樹華很不愉快，轉了口吻）你不願學技術？（樹華不語）不，咱們就快走吧，（樹華直盯着他）樹華，你怎麼不喜歡呢？

姚樹華：（仍瞪着青林）好，你有工作，你走吧！（扭身回院）

青 林：什麼？樹華！（追華）

樹華媽：（雙手端着麵盆從屋內出，看見青林追樹華，急回身）麵也沒起！（藉勢又躲進屋去）

（幕內：同時炳南遠遠叫了兩聲“老條”，一會忽然從右邊閃過左邊去了）

姚樹華：別魔魔道道的啦，你沒看見我媽不搭理你！

青 林：大媽怎麼啦？

姚樹華：我媽正生氣！

青 林：為什麼？

姚樹華：為我們！（看看屋裡）你沒聽見人們正嘀咕我？

青 林：我沒聽見，誰嘀咕你？

姚樹華：街坊，誰！

青 林：嘀咕你什麼？

姚樹華：怪話！也有你！

青 林：有我？你和我什麼不是正正經經的！

姚樹華：可不是，青林，我問你，前天社裡把咱家那柳樹井地換給那老骨頭啦，你聽說什麼？

青 林：換了就是換了，還聽說什麼？

姚樹華：嗯，青林，聽我媽說，人們罵的我真寒碜！說我
和你訂婚，就是為了霸住你，霸佔老骨頭家的
地，罵我是女惡霸！

青 林：誰說，放他媽的屁！——誰說？

姚樹華：還有誰，就是那老骨頭，你“爹”！

青 林：（感到羞暈）樹華，你怎麼這麼說，誰說他是我
爹？他是我東家，我是他長工，我和你說過多少
遍了！他說話你也聽？過年我就把俺娘接過來和
我過，不受那賊骨頭的氣！從頭秋那老東西成天
去我屋裡偷這偷那，鬧得我沒法過，這會還他媽
的造謠生事……

姚樹華：他這話說的我媽真傷心，媽這會連地也不換了，
還要退社！……你哪回來我媽不是有說有笑的，
這回，你看，她搭也不搭理你！……

青 林：嗯，原來大媽為這也生我的氣，好，樹華，讓我
給大媽去說說，那老小子說話抵個屁！

姚樹華：可別去，我媽正在氣頭上。

青 林：那怎麼辦？

姚樹華：我不知道。

青 林：那還是叫我去和大媽說說好。

姚樹華：不，不，青林！

青 林：不，那怎麼着？

姚樹華：我說？我說我們以後……

青 林：樹華！（驚慌）你怎麼說？

姚樹華：我說我們以後不啦，我就這麼着！

青 林：你真急死我了！

姚樹華：我們妥沒關係，人家就不說啦，我媽也不會生氣，也不至於退地退社的。

青 林：你看！（說不出的心情）

（幕內：遠遠地有大洋鼓、軍號在行進中的聲音傳來）
聽，城裡的學生們參加會來了，馬上就要開會，樹華，別為幾句扯淡話就吹了我們的感情，你忘了我們訂婚時候說的話嗎，我們是魚水相幫！……樹華，你得好好想想。時候不早了，（欲下，至門口又留戀地轉回）樹華，我們過這時候再說，好不？樹華，你看，炳南叔叫我來叫你去查地邊的石界的，你去呀？

姚樹華：（不語）

青 林：那好，樹華，我還得去修道，護拖拉機，我還給拖拉機手老蔡同志幫忙哩，我走了！（轉身下）

姚樹華：（急追）青林！

青 林：（站在門口）一塊兒走嗎？

姚樹華：別，青林，我真不知道怎麼着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就去給炳南叔念道念道！

青 林：對啦，我也正這麼想着，他今天和我一塊護拖拉機，我就去，你，……我們一塊兒去！

姚樹華：不，你先去找炳南叔，我衣服……

青 林：好。（急下）

（這時，吳炳南在門口出現。他魁梧高大，穿一身青制服。攔回了青林）

吳炳南：呵——（慢慢悠悠的聲調）小青年們真熱火呀！找
你炳南叔有什麼事？你炳南叔來了！

青 林：啊呀，炳南叔，你來得正好！

姚樹華：（不好意思地至炳南面前）炳南叔，可有事求你！

吳炳南：好，有事就說吧！

（青林和樹華却不知從何處說起，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陣）

說呀，你們有什麼彀扭事，還害羞嗎？

姚樹華：不，炳南叔！（千頭萬緒，理不出話頭，向青林）你
不是說嗎？

青 林：不是你找炳南叔嗎？

姚樹華：你不找？

吳炳南：你倆先別頂嘴，不說經過，說你們的問題吧！……
怎麼，還不行，還要我先說，哈……

（樹華羞得低下頭，青林也紅着臉，樹華媽伸頭在臥室的窗上瞧瞧，又縮回去了）

青 林：大媽不喜歡我，那邊老傢伙罵她家是……她也……

吳炳南：嗯……罵什麼？（見青林說不下去）喲喲！還是讓
你老叔先說吧！你老叔早知道了！

（青林和樹華抬頭看着吳炳南）

吳炳南：哈哈，小青年們，你們上當了，你們受了壞分子的
挑撥了！

（青林和樹華驚，若有所悟的樣子）

吳炳南：哈，（愉快地）你們不說，老叔早知道了，富農

們是不是甘心咱們農業社使上拖拉機？是不是願意咱們一步步走上集體化？你們說說。（看着青林和樹華）我們的婦女組長被富農們罵成女惡霸有什麼稀奇？你們說：一對年青的小愛人，誰霸誰，公平合理的換地，誰霸誰？這不是有意的挑撥離間嗎？怎麼你們連這點也……

姚樹華：哦！……是呀！炳南叔，我想通了，我想通了！

青林：炳南叔說的對，炳南叔說的對了！

吳炳南：樹華，對嗎？

姚樹華：對，炳南叔！

吳炳南：青林！（看青林，等他回答）

青林：對對，炳南叔！

吳炳南：好啦，都說我說的對，你們可以一塊兒走了！

青林：走！（望望炳南，不知往那裡走）

姚樹華：

吳炳南：好，等等，你媽呢！

姚樹華：她在家，（一下記起）那……炳南叔，我叫我媽出來，你跟她說說，她正為這起事想退地退社，我正沒法子！

吳炳南：你媽不正在氣頭上？

姚樹華：炳南叔！她信服你，你說話她愛聽！

吳炳南：別，讓咱們先來研究一個問題吧，來！（從荷包裡掏出一把釘頭爛鐵片，走到石桌台邊，全撒在桌上）你們來看看，這是什麼？

青林：（急至桌前）什麼？

姚樹華：